

杜甫的“小时候”

清 宸

近日，一部反映盛唐气象的动漫电影《长安三万里》引起关注，片中戏份不多的少年杜甫更是圈粉无数。在片中，小杜甫小胖脸、小豁牙，是个小机灵。躲在岐王府中，听到高适在感叹自己表演的“高家枪法”得不到玉真公主的喜爱时，小杜甫突然大喝一声：“背后诋毁公主，好你个高适！”吓得比杜甫年长八岁的高适心头一惊。小杜甫见自己的恶作剧成功，捧着肚子嘎嘎大笑：“我逗你的！”少年杜甫这一幽默桥段令很多观众既惊讶又好奇：杜甫小时候是这个样子吗？他不仅是个热衷搞怪的熊孩子，还是个和陌生人三两句话就成为至交的小“社牛”呢！

有必要说明的是，影片中“小杜甫出场”纯属编剧杜撰。据史载，杜甫初入长安是他三十五岁那年。杜甫小时候，基本上生活在河南洛阳的姑母家。

人们常说：读李白的诗，觉得他永远年轻，永远激情昂扬，才华横溢。而读杜甫的诗，则觉得他早已老迈，一直苦大仇深，一直忧国忧民。这其实是种误解。杜甫也是父母生养，也有嗷

嗷待哺、蹒跚学步的幼儿期，也是从孩童到少年到青年，慢慢成长起来。只不过，很多人对小时候的“诗圣”不甚了解，这里，笔者不妨就来简单说一说。

杜甫生于河南巩义，家乡在洛阳。他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中之“故乡”即指洛阳。杜甫喜欢自称“京兆杜陵人”，是有原因的。杜陵是他的家族发源地。在唐代，杜家乃名门望族，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说法。杜甫的第十五世祖叫杜畿，就是京兆杜陵人，在东汉建安时任过河东太守。杜家可说是世代为官。杜甫最引以为豪的先祖有两位。一位是他的第十三世祖杜预。杜预是西晋名将，官至镇南大将军，在灭吴战争中，战功赫赫，为西晋统一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在闲时，还写了部儒家经典的注释之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另一位是杜甫祖父杜审言，武后圣历年间的膳部员外郎，中宗神龙年间任修文馆直学士，初唐时期的“文章四友”之一。杜甫老说“诗是吾家诗”，便是骄傲于祖父的诗才，觉得写诗在他们杜家有着优良传统。

很多关于杜甫儿时的确切记载，来自诗人自己的回忆。他晚年有首很著名的《壮游》诗，开首便是：“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崔是崔尚，魏是魏启心，两人都是当时洛阳有名的文坛前辈。他们对十四五岁时杜甫的才华，称赞有加，甚至说他好似古代文学大家班固、扬雄，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了。

公元八世纪的大唐帝国已有公立学校系统，但只向特权阶层开放，而且这种学校收的是十四五岁以上的孩子。据笔者猜测，杜甫早年受的可能是私塾教育。他自己也在《秋兴八首》里说“同学少年都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说明他不是一人独自学习，有不少同学。杜甫在散文《进雕赋表》里又说“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看来真的谁都不可能随便成功，背后的勤奋不容忽视。可惜杜甫早期“千有余篇”的诗作大多亡佚了。

杜甫之父杜闲，曾任兖州司

马，在天宝五年（746年）前后，调任奉天县令。杜甫儿时，社会经济发展，民生安定，所以杜家的生活条件比较优渥。这也使小杜甫有机会受到书法、音乐、绘画等高雅艺术的熏陶，目睹过当时一些顶级艺术家的风采。比如六岁那年，他就任郾城（今河南郾城）有幸观看了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五十年后，杜甫写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生动细致地回忆了儿时所见到的公孙大娘之绝世舞姿——“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一个六岁孩子有如此记忆，还能将此记忆保留了半个世纪，可见杜甫天赋过人。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写：“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见，杜甫除了天资聪颖，还勤奋上进。但他不是那种成天躲在屋内笔耕不辍的读书郎。在《百忧集行》中，杜甫写道：“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这里的“能千回”肯定含有夸张成分，但足以证明杜甫并非文弱书生，而是个健壮少年。

然而大唐由盛转衰，人间世路崎岖，我们这位世出名门，欢乐活泼的“小杜甫”彼时又怎么会知晓自己的未来，将流离颠沛，受尽苦难？唯有与最底层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一颗爱国惜民之心，至死不变！

苏幕遮·姚江古渡口行吟十章

毛亚东

自古以来，位于京杭大运河宁波段的姚江有多个渡口。由于岁月变迁，桥通两岸，渡口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和视野。我在查阅史料的同时，驱车踏访、寻觅古渡印痕，眼望江水，浮想联翩，因以记。

姜家渡

说晨星，天色早。谁共殷勤，碧水轻轻绕。菜花村边堤下靠。好梦醒来，千古随天道。

日斜辉，流水妙。相约潮生，依旧弯虹俏。难为诗情人远眺。这把阴晴，写上枝头笑。

车厩渡

水东流，风向暖。梦里南窗，棠影悠悠远。入夜潮声相忆晚。孤鹭苍深，雨滴心愁断。

问云天，嘶马牵。霜叶晴光，幻眼如斯看。邀月寻痕阶湿叹。胆魄凝烟，腔血寻词赞。

郑家渡

念潮声，知水处。春色连波，旧事含烟去。邻里当年君在否？行尽江南，微信神来赋。

文亭行，无棠举。从此江边，空唱诗家语。许是埠头人相顾。宋月弯眉，心事摇春树。

河姆渡

雾偏深，寒料峭。月下晴穹，向晚商山到。遗韵悠悠今古道。空剩山川，已渐无人晓。

福泉桥，鸿运照。记得朝阳，牵手青青草。悄悄檐移听雨笑。江上蒹葭，招手云飘渺。

城山渡

浪淘沙，江水路。波动涟漪，是处千年渡。曾泊向章惊梦护。一叶扁舟，目断红无数。

静听声，风闻鼓。鱼跃萦回，钓客关情处。又见云帆天共舞。素月分辉，垂柳江边曙。

半浦渡

鹭飞翔，鸥起舞。画舸横江，隔岸天灯处。新影可知江路？今日安然，一任书香助。

话当年，村尽处。江水流年，驿站惹南许。盈抱春风听醉语。小楫轻舟，梦入茶烟浦。

大西坝渡

望京门，如画里。点点红云，醉了江声沸。向晚坊间人相会。春雨凡心，惹我深情泪。

泊高桥，舟样水。岁月蹉跎，鼓梦传奇美。何况东风吹与此。千古斜晖，照影蓝公矣。

西洪渡

读诗联，心荡漾。来了新潮，如约词清唱。蝶变车流人说爽。钓起江堤，盘点舟停当。

说长亭，今古藏。翠水销魂，鱼跃情初望。天地情怀流韵上。却说东风，知梦相思长。

邵家渡

一行书，千古泪。风月春波，梁祝依依此。步道无声心约你。还是缠绵，飘雨今宵至。

雨多情，云彩意。比翼双飞，碧草离离近。长记轻舟人说醉。凝视江边，柳叶新人对。

青林渡

望霜晴，闲独步。江阔天空，入袖风流赋。十里红云新翠舞。记得渔樵，几度斜阳处。

问无言，垂钓去。烟水茫茫，潮退人前露。奈石无声情几许？痴梦流香，栏上春天语。

北窗

金 静

一双小手抓着窗沿，慢慢探出一个脑袋，当我抬头看时，那个小脑袋忽地就缩了回去。等我站起来再瞧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校服，系着红领巾的男孩子快速从窗台下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跑了，穿过种着几棵桂花树的天井，进入对面的教室。

他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北窗，每次出现都是一个人。有时是课间，有时是午间，有时甚至是上课的时候，我正在讲着什么或在黑板闪过的身影。他出现得这么频繁，以至于他的学生们只要一看见他，就会大喊：“那个大哥哥又来摘花了，快把花藏起来！”

吸引他的是北窗台上的几个花瓶。花瓶里有过朱顶红、郁金香、无尽夏、百合花……花儿都是奔奔同学带来的，他有个爱种花的妈妈。尤妈妈喜欢种花，也喜欢分享。北窗台上自春天开始，就一直有花。郁金香，孩子们都叫它酒杯花；铁线莲绕着铁架子上往上爬；当朱顶红出现在教室的时候，引来孩子们好一番猜测：这花花瓣红白相间，应该叫五花肉花吧？绣球花蔫蔫的，没了精神，我们一起救活了它。有些花种在花盆里，每天搬出去晒晒太阳。有些花插在花瓶里，花瓶摆在北窗台上。

摆在最中间的那个花瓶里有五朵松果菊，像五个缩成一团的小刺猬，穿着鹅黄色的花边小裙子。它们那么可爱，我不止一次触碰中间那个小球，一点也不扎手。

他肯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因为几次躲避不及被我撞见了，他就尴尬地把手指从松果菊上收回去。我吓唬他说：“你不许碰我的花。”他很紧张，话也说不利索了，一双单眼皮眨了几下，慌慌张张地逃走了。

可他似乎也不怕我，在不注意的时候他又一次次出现在了北窗。当我在孩子们的呼喊声中抬头看时，他就装作只是路过而已，脚步很慢，不时扭头回看一眼。这感觉有点像猫捉老鼠，有时候是我想捉住他，但更多时候，我觉得他才是那只猫，牢牢掌握着我的动态。

终于有一天，他又从窗边逃走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从花瓶里抽出一朵松果菊，向匆匆离去的小

男孩召唤道：“你别走啊，我送你一朵花。”他没有回来，但是转了个身，面向着我，一步一步后退着，穿过天井，躲在桂花树后，远远地张望着。

我提高嗓门喊：“是真的，是真的送你啊！”我趴在窗台上，手臂伸得长长的，手里还捏着松果菊，我的样子一定像一个举着鱼竿的钓者。我要钓的是一个孩子，他围着天井绕了一圈，又一点一点靠过来，站在窗台下。他迟疑了一下，两手抓着窗台把身子抬高，紧接着一手顺势抓住了窗框，另一只手试探性地放到松果菊上。他睁大眼睛，一脸不可置信，问道：“真的吗？真的送给我吗？”

这次，我没再逗他，把手里的花递给他，说：“它叫松果菊，你看它像不像小松鼠喜欢吃的松果？”“它还像一只咸蛋黄。”他一边说，一边忙不迭地接过花，跳下了窗台。看我拿出手机，又很配合地伸出了两根手指，嘴里“耶”了一下，笑容绽放在他嘴边。我还想跟他多聊几句，可他好像怕我反悔似的，一溜小跑进了教室。

才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纸杯子，水里插着我送他的那朵花，端给我看，害羞地说：“谢谢！”我刚想说“不用谢”，只听到他小声地说：“能不能再送我一朵？”我有点惊讶，又听到他说：“一朵花太孤单了。”

他的理由让我无法拒绝，我从花瓶里又拿了一朵递给他。他接过花，插进纸杯。纸杯浅，花枝长，头重脚轻，一不小心就栽倒了。他急着去接花，另一朵也掉了出来。他蹲在地上，把纸杯放好，把花捡起来，轻轻地吹着，仿佛轻柔地呵护着一个伤口。我拿出剪刀，帮他吧花枝剪短了一些。他再一次把花插好，一手拿着杯子，一手小心地护着花，迈着碎步，穿过天井，进了教室。

我心生好奇，在一个课间走进了他的教室。我环顾四周，没找到他，却在高高的柜子上发现那个插有松果菊的杯子，杯身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只准看，不准碰。花的主人呢？孩子们指向门口的桂花树。树下，一个理着平头的男孩子正用一根树枝搅着泥土。这会，他又在探索什么呢？



童话世界

孙继宁 摄

穿越时光的奇特臭香

虞 燕

近些年，老惦记一道家乡的风味小菜，那股奇特的熟悉的臭香如一把犁铧穿越时光，翻开了沉睡的记忆土壤。

此小菜臭和香兼具，霉苋菜梗算是其雅称，老家干脆叫苋菜股。家乡有童谣：“苋菜股，烂茄糊，肚皮吃得胀鼓鼓。后门头去踏一踏，叽哩咕，噗落生出一个小尼姑，小尼姑穿红裤……”小时候，苋菜股和烂茄糊都是常见的下饭菜，我尤爱苋菜股——奶奶腌渍的苋菜股。热热的汤饭配冷冷的苋菜股最为经典，啜一口，白玉似的肉被吮吸而出，就着饭“咕”咽下，第二口连壳带肉一起嚼，直把鲜气压榨得丁点儿都不剩，才心满意足地吐出渣。奶奶说我吃苋菜股吃出了丰富的经验，完全没浪费，她一笑，皱纹就在眼角攒成了一朵花。

种苋菜，奶奶可上心了。一天天地，她颠着胖胖的身子除草、浇水、施肥、排水、打药，苋菜地既得保持土壤湿润，利于茎叶生长，又不能让田间积水，以防引起根部早衰。苋菜也够讲义气，从不辜负主人，一个劲地窜个头，苋菜绿叶中带紫红，甚是好，但奶奶似乎没当它是菜，一心等着苋菜梗变壮变粗，做苋菜股。

苋菜梗分紫红色和绿色，成熟后，直挺挺硬邦邦，跟甘蔗似的，只是表皮不像甘蔗那般光滑且有节，看上去略显沧桑，布满沟壑，像奶奶的手。奶奶穿上围裙，拎着镰刀，从地的这头走到那头，蹲下，一鼓作气将苋菜一砍倒，稍稍喘口气后，再去除顶端开花结籽的部分，捆起来。奶奶嘴里哼着“嘿呦嘿呦”，一路抱回了家。

一捆苋菜往院子里一躺，奶奶搬出小竹椅，一屁股坐下，用菜刀迅速削去苋菜叶，竹椅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光溜溜的苋菜梗一根根排好，切成一段一段，每段大概寸余长，洗净后，浸泡于冷水里。数小时后，捞起沥干，最后，当然是要装进瓦瓮腌渍密封的。

那时候，谁家没几个坛瓮瓷甬呢？奶奶的坛啊甬啊都聚集在羹橱下面，里面盛了糟鱼、咸鱼、臭冬瓜之类，其中必有两三坛属于苋菜股。制苋菜股之前，奶奶会把瓦甬里外洗得干干净净，再放在大太阳下暴晒。奶奶擅生腌苋菜，在瓦甬放入两三层苋菜梗，薄薄铺上一层盐，压实，再往上码，撒盐，压实。待瓦甬的“肚子”被苋菜梗填满后，盖上荷叶和纱布，用细麻绳扎牢，一圈又一圈。荷叶和纱布上都有气孔，瓦甬里就不会缺氧，利于霉菌发酵，同时能防止蚊蝇飞进。

瓦甬捂得严严实实的，啥都看不到，也不知道里面怎么样了。奶奶说，等着好了，天热，发酵得快。果然，没过多久，羹橱下就有不可名状的气味飘出来，奶奶解开细麻绳，那股浓郁的又酸又臭的味儿倏地弥散，远远就能闻到。霉透了苋菜梗色泽金黄，卤汁浓稠，捞出若干，清水淋一下，装盘即可食用。腌熟的苋菜股一般中间有肉，略坚实，两头已空，夹一段轻轻一吸，软塌塌臭烘烘的滋味侵占了整个口腔，接着，鲜香味袅袅升腾，瞬间唤醒了味蕾和肠胃。老话说“烂生肥，臭生香”，唯有经受过臭味的考验，才会迎来之后来的醇香，此言不虚。

奶奶的小屋里，充盈着各种

食物的气味，咸鱼、淡鲞、臭冬瓜、酒酿、红薯干、芦稷仔、苋菜股……以及锅里热乎乎的菜肴，多种气味杂糅的味道，让人莫名心安。我老爱往奶奶的小屋里钻，尤其冬日的傍晚，屋外寒风瑟瑟，屋里暖意融融，煤球炉煮着汤饭，灶膛里煨着年糕，爷爷用五更鸡煎面拖鱼，奶奶霸着灶台，把兰花豆炸得喷喷香，热气和油烟放肆地氤氲开来，将我们团团围住，小小的我产生了一种晕乎乎的幸福。

饭菜上桌，总少不了蓝边碗盛的苋菜股，昏黄灯光下，别的食物都在冒热气，唯有它一副清冷的样子。奶奶爱喝点小酒，面拖鱼和兰花豆是不错的下酒菜，酒毕，吃饭时，受宠的永远是苋菜股。奶奶说过，不吃一口苋菜股，总感觉这顿饭没完，只有“咕”了一下，才舍得放下饭碗。偶尔，我和奶奶同时发出“咕”的声响，祖孙俩会乐呵半天。

我热爱汤饭配苋菜股，一大早，奶奶总是从院子东南角的小屋里出来，手里端一碗现捞的苋菜股，她的一字扣布鞋结结实实踏上我家的五个台阶，进门一唤我小名，我就知道，小桌上已经多了一碗苋菜股。她像是算好了时间，每回赶在我吃早饭前送过来。“嗯嗯”吃完，我和弟弟急匆匆去上学，奶奶已站在小屋门前，念叨着“要听老师话哎”之类，我们有听没听地应一声，就出了院门。

苋菜股不只是长年的下饭菜，它还是解腻开胃之法宝。每逢过年，拜岁走亲戚，几天下来，肉食海鲜吃得肚里油腻腻，回家吃两口奶奶的苋菜股，顿时像被清新的风吹拂了似的，

浑身舒坦。

有一回，我贪吃某种肉罐头后，呕吐不止，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到第二天，还是恹恹的，恶心，拒绝进食，母亲用了我们当地的土方子，依然未有起色。奶奶见状，屋里暖意融融，煤球炉煮着汤饭，灶膛里煨着年糕，爷爷用五更鸡煎面拖鱼，奶奶霸着灶台，把兰花豆炸得喷喷香，热气和油烟放肆地氤氲开来，将我们团团围住，小小的我产生了一种晕乎乎的幸福。

奶奶的两三鬃苋菜股常常能吃一整年，苋菜梗捞完，剩下的卤汁她可舍不得倒掉，那是能派大用场的。煮芋艿、南瓜、豆腐时，倒入一点苋菜股的卤汁，那种杂糅的香让人食欲大增，食物味道亦有了丰富的层次。也可以往臭卤里随便扔几块冬瓜萝卜啊菜头啊进去，奶奶家的腌菜总是不用愁的。当然，老卤更是腌制新苋菜梗的“助酵剂”，有事半功倍之效。怪不得奶奶说“臭卤甬，家中宝”呢。

老卤，新卤，奶奶腌渍苋菜股，年复一年。为了让我们尝到刚捞出的苋菜股，奶奶曾无数次迈上那五个台阶，直到有一天，她连走路都有些吃力了，自然，腌苋菜股也开始力不从心。岁月多么残忍，一点一点耗损了她的身体，抽去了她的精气神。而我已长大，以为自己见识了世界的辽阔，味蕾享用了诸多美食，便不再如儿时那般看重苋菜股这道小腌菜，随着奶奶的故去，它兴趣地从我家饭桌上隐退了。

如今，奶奶已离世整整二十载，人到中年的我却越发想念苋菜股，时不时，那股奇异的臭香就会从记忆里飘出来，萦绕着悄悄湿了眼眶的我。那道简单、拙朴的食物里，有慈祥的目光，有温暖的细节，有美好的回忆，更有深切的眷恋。